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目錄

段安節

樂府雜錄序

孫郇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寺序

春秋無賢臣論

卜世論

方元英先生傳

吳融

古瓦硯賦

沃焦山賦

沃焦山賦

其二

戴逵破琴賦

授王搏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制

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

授孫德昭安南都護充清江軍節度使制

授王行審鄜州節度使制

授孫儲秦州節度使制

授劉崇望東川節度使制

賀西內嘉蓮表

代王大夫請追賜方干等及第疏

禪月集序

上元青詞

奠陸龜蒙文

覽晉光上人草書想賀監賦

陳敬瑄

元中觀瑞石表

青羊宮醮詞

鄭愚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

段安節

安節太常少卿成式子乾寧中爲國子司業

樂府雜錄序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刊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鐘均九成之律度莫不韶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慎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古老重翻曲調全祛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隳頽篋篋旣移警鼓莫辨梨

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卽好音律故得粗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自念淺拙且直書以俟博聞者之補茲漏焉

孫郃

郃字希韓明州奉化人乾寧中進士累遷左拾遺朱溫篡虐隱遯奉化山著書但紀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寺序

越中山水名於天下山寺雲門法華又名焉嘗憶北海遊

越越帥日率從事樂妓酒饌訪北海北海不樂因曰某久
住此蓋爲雲門法華二寺今日攜酒樂大似方便發遣越
帥乃已此出孫相公譜書譜書是顏魯公作又見朱訪詩曰長憶雲門寺門
前千萬峯邵嘗居越中每吟此詩未遊二寺嘗以爲過上
人名僧也又遊名寺前欲遊天台今遊雲門法華二寺乃
知靈鵲不之蓬島則在青田有異凡禽遊不擇地別上人
怏怏因爲序送之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

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康乂四方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於時風教大壞海內焚

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知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誠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也予謂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馥馥馥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旣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穌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

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卜世論

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優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

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
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
太戊懼哉而盛帝幸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
卜年卜世者乎

方元英先生傳

先生新安人字雄飛章八元卽先生外王父也廣明中和
間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始謁錢塘守姚公合公視其
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歎之先生一舉不
得志遂遜於會稽漁於鑑湖與鄭仁規李頻陶諱爲三益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友弟子宏農楊弁釋子居遠及卒弁編其詩請舍人王贊
之爲序贊序云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云

吳融

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初及進士第累遷侍御史坐
累去官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
人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閬鄉俄召還翰
林遷承旨

古瓦硯賦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爲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斷而

爲硯藏器螭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
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姿論堅等璧
鬪縹勝豷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爲才役乃上棟
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茅茨若乃臺號姑蘇殿稱杓指
樓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之麗莫不瓴甌凝輝鴛鴦疊勢
縫密如縑行疎若綴銜來而月影重重漏出而爐香細細
觚稜金爵競託岿堯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谷難定松薪
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滅之煙是以縱橫舊址
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仍穿藏瀾迤之春蕪耕牛脚下

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邊誰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斯邂逅
見寵雕鐫資乎有作備我沈研磬在水以羞浮鐘因霜而
謝響玉滴一墮松煙四上山雞誤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織
女疑來清淺之銀河在掌異哉昔之藏歌蓋舞比日干霄
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
天祿石渠和鉛卽石風臺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物歷歷
前朝沈家今坐上回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
魂銷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渺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
樹春秋各千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地以爲石盡滅光

輝雞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算

沃焦山賦

域中公子問於方外先生曰蓋聞水之大也下環乎地上
浮於空無象無邊夷猶洪濛百派千流皆歸於東何巨溟
之深也萬古能容何九州之高也不淪其中先生曰渾沌
死乾坤始東西傾川澤委帝乃慮海旁溢俾山中峙復孕
以火用銷其水此沃焦之爲義眞帝之元旨者也請言其
狀也巉乎崒乎赫曦乎翕翹乎陰陽熾炭天地開鑪景風
鼓吹赤帝規模成於妙有拔彼虛無處冷能熱雖燔且濡

於律則黃鐘取法在易則既濟相符峻崦兮壓海萬里鴻
洞兮烘天一隅液馮夷軋天吳鱗介既難以潛伏草木安
得其芬敷巨靈不能擘畏其爛手愚公不能移憚其焚軀
靈漲疑竭大室若枯爾其水之來也浩浩爭奔滔滔不住
蹴嶽堆阜跳天沃霧暘谷無地扶桑失樹雷奔潮走雪飛
洙聚吞吐造化浮沈朝暮一歸墟之積積既久而還盈一
尾閭之洩洩不供而旋注苟彼不爲煎熬何物當其委輸
公子曰夫萬物之是非也當務所見無矜所傳不見五嶽
各司一邊蟠地極天吐雲含烟玉石產其下豫章森其巔

高高下下綿綿聯聯方面是傳祀典是先故無事則備王者之巡遊焉有事則爲國家之關防焉彼沃焦者存耶亡耶不知夫去中國幾千其說何邇其功豈然先生曰古不可以今論遠不可以近識至於先賢先聖有功有德或始火化或始粒食或衣裳兆民或棟宇萬國其人豈見其道何極但日用而不知固神化之難測抑又人之爲意見頻則不怪聞數則不驚只如跋烏元兔迭代虧盈迅雷烈風無形有聲北冰不泮南雨無晴方諸向月而水出陽燧映日而火生鶴知半夜雞辨五更螟蛉化而螺贏負洛鐘鳴

而蜀山傾譚如詭妄驗乃彰明儻非目擊皆必力爭如沃
焦者茫茫靄靄存於物外屹溟漲以獨立無邱陵之相帶
何地能勝惟天粗蓋堯災是弭禹功是賴但以遠而不見
貴以近而不見大何異乎曾參冠百行之首出四科而不
載姬旦有再造之功爲三監之相害有以見深藏若虛明
道若昧只如高稱日觀靈號天孫魯瞻所重充鎮攸尊能
攻善惡業召精魂何盜跖壽而幸何顏回夭而寃何富慶
何貧原靈獸出何遭羈縻之困海鳥來何獲鐘鼓之喧觀
其倒置孰爲司存又如太華隱嶙上五千仞碧蓮若錘高

掌如奮然而設關太東爲城太峻苟一夫可守四塞可鎮
終使險易恃而固易憑而令驕易生而荒易徇懼則能安
逸則成釁又如嵐浮紫蓋秀擢朱陵北渚下壓南箕上承
然而聚鬱蒸限嚴凝鴈不可度人何以登其禍聖賢也則
帝舜之遊不返昭王之死無憑其殃忠讜也靈均有葬魚
之痛賈誼有占鵬之徵是非不辨正直何稱徒聞金簡玉
書以爲貶九向九背而自矜又如幽并之墟畢昴之位岿
堯之上磊落相次然而藏趙符於上成無恤之不義產燕
璧於中假慕容之神器大蛇蜿蜿兩頭何異嘉穀蕤蕤五

獲何利旁扶跋扈之黨坐索彤弓之賜胡不懲革而令馴
致又如據天地之中央潤河洛之流光岌亭壁立壓疊屏
張而能降神表瑞呼歲呈祥控臨諸夏標準四方若乃陳
蕃竇武一時忠良爲國除害其謀乃臧不獲天助翻爲賊
戕劉聰劉曜恣意焚傷衣冠草莽官闕犬羊俯折地軸仰
絕乾綱漢陽九以遽畢晉南渡而尋亡曾何固護自倚青
蒼月裏開宮但容童子雲中捻管惟引鳳凰吁其拙哉彼
五嶽者長未一分短以盈尺論名則大責實何益封公封
王用珪用璧邃宇崇館朱殷粉白然識者視之何異沐猴

而冠牽牛負輓者耶其次則有非方非嶽亦怪亦神崑崙
則樹珠田芝蓬萊則闕金臺銀周王迷之於轍迹漢帝感
之於禮禋荆山美玉獻不遇君隴山鸚鵡語或陷人嶰谷
有竹慘舒不均嶧陽有桐清濁難分姑射何靈如冰如雪
巫山何感爲雨爲雲怪山何怪飛來至越慶山何慶湧出
於秦若然則遠者近者大者小者如沃焦之功實冠於天
下何以名耶至於南面巍巍安尊定卑建邦設都來蠻走
夷其爲武也有干戚鈇鉞其爲文也有俎豆樽彝齊紈越
絮暖必如斯周禾溫麥飽必以時胎化卵育手捉足馳其

奉生也有歌鐘管籥其事死也有棺槨幌帷詒子詒孫固
本崇基苟懷喪之不止皆墊溺以何之若然者不惟九土
潰而全墮抑亦三光蕩而崩離則堯舜禹湯之道沒不傳
矣周孔揚孟之文又安存斯况又上無灌木誘良工之斤
鑿下無靈鼈招巨人之釣索不栖翠羽飾綺被之彩錯不
孕明珠供魏車之照灼不滋金鐵起兵交惡不穴鱷鯨吞
舟恣虐吉凶莫知威福寧作誰銜舂蠶誰藏冥冥所以貞
珉翠岌却絕罔錄桂湯蘭肴何嘗約畧固不復邀物以白
犬白雞媚人以靈草靈藥但超世以崔嵬爲普天之銷鑠

於是公子愕然如失起而謝曰儵忽之神能鑿人耳目俞
盧之術善治人膏肓向者聞眾人之論浩然若涉津之無
梁今也聞吾子之論燿然若披雲霧而覩太陽恨不能凌
風雲乘混茫快意極觀勒銘其旁噫有名之祀所在感彰
至於山魅射影水弩爲創鳴夷鼓怒耕父激揚皆霑沃醑
不乏馨香何茲山也橫絕於萬代不遇於百王將無時如
孔子豈獨行於務光近者秦階未平四郊多壘貳負尚活
三苗未死水仙則多陷齊人米賊則半驅妖鬼室散機杼
田拋耒耜郎官困採椽於野將卒貧鬻薪於市霧足妖興

雲多陣起既走羣望猶懸帝社豈褒崇之漏彼致災害之
如此方今封有功而爵有德小不遺而大寧弛蓋九重之
深執事者未聞於天子

沃焦山賦

其二
空此焉銷鑠爲韻
以蕩熱翻

海之大也吞乎百川百川不停也海將溢焉伊元化之相
制屹崇山之暗然不知乎何代凝結沈潛積熱廣陂陀高
截嶮燄止不死煙生莫絕曠曠兮想二氣之爐中烈沸涌
兮疑九州之鼎下熱當長鯨之鼓跳此歛爾以潛銷雖巨
鼇之噴躍亦倏然而盡鑠滲若一空呀如四涸得非火井

通其腹且孰問其穿鑿當是燭龍蟠其根又誰覩其照灼
但耗溟渤自橫寥廓莫不屹屹崇崇煇虛燥空向曙而晴
霞助赫連宵而陰火相烘如欲以煨鮫室災龍宮雨露既
難以澤草木安得而豐遂使乘槎之人莫敢沿洄其側銜
石之鳥無因栖息於中是知陰陽之變也本自相形動靜
之用也歸於相養苟喬岫之無作則柔祇而必蕩若然者
堯之水不止於九年之多禹之功難均乎四海之廣彼稱
神稱仙者有十洲之繁封公封王者有五嶽之尊縹緲而
雲霓自爍崢嶸而日月爭翻徒充覆載莫補乾坤曾未如

千仞獨高眾流皆委非煎熬之不息則墊溺而何弭所在
雖遠厥功難弛有能光祀典於吾唐宜褒崇於此

戴逵破琴賦

志或可奪道則難堅嘉碎琴之志操見伊人之道全稟正
固以不羣德無踰也表行藏而自若理亦宜然武陵王好
彼正聲戴安道臻於是藝王雖欲見其搏拊戴且無忘於
砥礪苟爲伶者稽素履以全隳爰對使乎抱明誠而立誓
乃曰鏗爾奇韻泠然雅音自得以宣情理性非爲彼養氣
怡心不同乎鄒忌干齊將希高位又異乎鍾儀懷楚歎寫

幽襟於是發念譎張興言激切脫徇爾志寧彰我節可恥
於朱門紫闥俛首趨趨因投其玉軫金徽當階迸裂嗟乎
宮商倏絕道德彌高此終身而不辱彼側席以徒勞異季
倫之擊珊瑚自矜驕逸狀亞父之撞玉斗威振英髦得不
金石推誠風霜勵志冀禮餘而有守顧陽柯而忽棄豈可
荒涼吾道捨行歌自逸者餘芳趨競王門與鏗吹偷安者
同位則知微世遺榮居然獨清秉大節以難屈操壯心而
不傾匪擅一時之譽終流千載之名伯牙絕絃但證知音
之道子猷擲地惟傷同氣之情人貴在秉時忘乎所履爭

附勢以求媚豈韜光而叶美愚嘗慕彼操持嘉其行止恐孤風之不振因賦茲而有以

授王搏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制門下朕聞王茂宏官在治中已恭佐命謝安石身爲相掾常切憂時後果俱秉國鈞克諧人望忠誠懿烈焜燿冊書孰謂我朝鍾茲丕運厥有佳士龍興壯圖植勁草於衷腸繫苞桑於宗社特立當代何慚古人將表至公爰申異渥具官王搏霜高一鷲玉拔孤峯孕和煦於情田自華而實道縱橫於義路無往不通蘊是淑聲居然上品繫駒場裏

早颯清塵振鷺行中難究逸翰踐揚三署橫絕一時實名
教之丹青乃縉紳之領袖昨者朕失遵王度致降天災釁
起蕭牆幽加洊棘而賴能謀於上相說彼中權反正乘輿
肅清輦轂疇其中節雖已擢於禁林惜此奇才難久畱於
誥命豈在凝神軒夢問兆周畋用之不疑命以爰立既調
金鉉仍總版圖必務豐財以資經費於戲爾前未達則能
有奮於時此後所行不宜苟安於位獻可替否滅私徇公
慎保初心勿孤大任

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

門下夫天有星辰爲之綱所以保乎乾健地有山嶽爲之
鎮所以定乎坤柔故王者托夾輔之臣資股肱之任安危
所係動靜是憑其在周也則姬公盡心於經營其在漢也
則絳侯竭力於匡贊惟天所相何代無才厥生英賢爲我
柱石拯茲艱運樹彼洪勳欲示褒旌爰加徽數具官某三
光結粹一氣融精合鸞鳳之正音動諧律呂有麒麟之逸
足超出塵埃抱鐵石於寸心棲雪霜於勁節倜儻恢廓深
沈溫雅允爲王國之珍實稟人生之秀自岐陽振節隴右
成功虬騰周翰之間鶡立漢壇之上弓鳴霹靂劔躍蜿蜒

指揮而川陸可回叱咤而風雲立變一居右輔累復皇都
殊庸已煥於旗常嘉頌早傳於金石昨妖興肘腋釁起官
闈而能憤激衷腸密施籌畫致禁軍之貔武戮當路之豺
狼安宗社於綴旒復乘輿如反掌人祇共慶華夏同歡旣
而仗瑞節以來朝秉桓圭而展敬靜與之語簡而有常動
叶生知克符中道披肝露膽皆本於至誠言發涕零必期
於盡瘁感通天地激動人臣得不嘉乃奇功申茲異渥表
爾優崇南省統率六宗尊大西郊封超五等在常時而難
舉非盛烈而莫當傑立羣倫光流萬代勉行朝獎敬答天

休可守尚書令兼侍中仍封岐王餘官勲並如故

授孫德昭安南都護充清江軍節度使制

門下夫捍大患者必見危致命立奇功者乃知幾其神苟
非憤激於衷義形於色則安能彰明大節果斷一時正垂
象以迴天決浮雲而出日惟人所至何代無才旣得忠賢
卓然超異宜加寵數用激人倫具官孫德昭河右英才山
西勁氣通白猿之劍術得元女之兵符振跡和門登名勇
爵非義不服惟忠是圖克揚羽衛之事功罔墜先人之職
業朕一昨釁生不測禍起非常儲皇因逆黨脅從大寶爲

渠魁搖動萬乘幽辱兆民震驚爾能首唱義師力扶王室
率貔武於重城之內戮鯨鯢於兩觀之前出子榛棘之前
復我當陽之位今則皇綱反正天性如初議臣誠則冠彼
羣倫語將畧則高於一代是用授之旄鉞帖以鈞衡旣兼
保傅之崇仍益井田之廣階升一品職重六都誠謂殊榮
未酬忠力勉圖終始用保休光

授王行審鄜州節度使制

門下古之命將也推轂以示其優恩設壇以彰其異禮蓋
付以生殺之柄授其制臨之權用爲翰藩以固疆土北馳

柳塞南控金河欲淨烟塵必資心膂旣俞公議爰命誠臣
某官隴右良家山西茂族稟風雷之勁氣挺鵬鸞之雄姿
自名冠伍符身登勇爵孔明八陣列於胸中呂望六韜懸
於掌內况早專畱務甚洽政聲帝澤皇風嘗聞其導達殊
方異域悉致其懷來耕農不廢於三時凋瘵盡蘇於一境
夫賞功所以華國貴不踰時旌善所以勸人務將致理是
用委之玉節寵以牙璋仍加五等之封更厚一成之賜於
戲爰自多難常思勲臣期於倚注之間能濟艱難之運然
則未富土地者我富之以土地未貴節旄者我貴之以節

旄荀懷報上之心宜顯爲臣之道勉膺重寄善立奇功山河在前終始無替

授孫儲秦州節度使制

門下武惟靖亂文以守成蓋自昔之通規亦當今之令典况地連隴蜀城控邊陲久息戰爭近經惠養思繼前政用安一方爰屬僉諧得茲人傑某人學富縑緗文輝組繡有經濟安時之術負恢張出世之才加以立性端方操心勁直臨事罔思於擇利當官每切於推公以是淑齊居爲理具將重其選孰與之先昨以邠土奧區逾時闕帥俾專旗

鼓用息烽烟而屬十郡未臨三軍獻狀既聞陳請須議改
移今復以成紀巨藩仇池善地將圖靜鎮乃易麾幢不離
空土之崇增以列侯之貴仍加食采更重登壇於戲制獷
悍者須用其至公撫疲羸者無先於不擾非仗忠誠兼資
廉潔則何以副吾乃睠之憂慰彼倒懸之急勉圖終始無
忽重難敬之戒之服我休命

授劉崇望東川節度使制

門下武惟靖亂文以守成二者相須百王不易眷彼左蜀
實惟奧區分襟帶於銅梁東咽喉於劍閣久纏兵革今靜

烟塵當疲察息肩之初是循良爲理之日不推舊德何撫
新邦式副僉諧爰申寵數具官劉崇望文舍大雅道茂中
庸藹玉燭以舒和挺金相而稟秀閨門密行每垂範於縉
紳朋友推誠自可期於風雨蘊是休稱居爲令人洎踐歷
清華敷揚典誥迫於公議委以國鈞而能上宣三光下遂
萬物臨事而曾無辭遜操心而惟務和平尋於東土多虞
徐方擇帥乃兼金鉉付以牙璋爰自罷歸累更寒暑旣經
多難彌振居聲今以庸蜀休兵梓潼無事俾銜專命往慰
蒸黎而中外羣情朝廷所屬皆言重寄可委當仁是用寵

以麾幢授之方面進升揆路仍假台司且彰倚注之深更示統臨之重於戲汝當爲吾輔相吾固熟爾訐謨舉必推公動能克己今欲推公則莫若無黨克己則在乎不貪勉副前言更彰後効無忘敬戒以保厥圖

賀西內嘉蓮表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九日中書門下宣示百官西內池中嘉蓮圖其蓮一本兩花者臣聞明聖有作天人合應旣彰化本必降祥符卽事而推昭昭可見伏惟陛下儲精要道憂濟羣方致理大同猶懼不至所以恢宏聖教資福生靈

元造感通嘉瑞屢降况茲菡萏儒釋同稱經文但喻乎淤
泥詩人待歌於彼澤豈比夫耀銅池誇玉井傳芳丹禁濯
影清流特聳孤莖以表清淨之源一致對敷雙萼是明內
外之教齊與天雖不言假物明意臣仰披圖牒逃覽古先
豈無禎祥莫此昭著望雲就日徒深忭躍之誠舞德歌功
何報恩私之重無任忭賀慶躍之至

代王大夫請追賜方干等及第疏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
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冲穹昊伏乞宣

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勅顯示恩優俾使已升冤人皆沾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禪月集序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韻雖甚切猶土木偶不生於氣血何所尚哉自風雅之道息爲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敘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於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爲善矣

國朝爲能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
失頌詠風刺之道厥後白樂天爲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
奇逸極言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大教化主不
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
流而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
來相數學者靡漫漫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
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
教化沙門貫休本江南人幼得苦空理落髮於東陽金華
山機神穎秀止於荆門龍興寺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

談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
我不知放逐之感此外商榷二雅酬唱循環越三日不得
往來恨疎矣如此者凡暮有半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
創新意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
道太白樂天旣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丙辰歲余蒙
恩詔歸與上人別袖出歌詩草本一曰西岳集以爲盡矣
竊慮將來作者或未深知故題於卷之首時己未歲嘉平
月之三日

上元青詞

謀反斬之

元中觀瑞石表

皇帝陛下稽古順天應圖撫運凝懷至道屬相大同是用
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達於下土至德昇聞於上元符讖
永臻禎祥間出降太上匡扶之命靖中和寇孽之災迺示
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卽殄聖壽無疆克知攸復之期
便是清寧之日

青羊宮醮詞

伏以上聖誕膺寶命丕纂鴻樞自出震以來至御乾之後

何嘗不納隍在慮馭朽勞思惠布寰區恩覃動植雖志期
清淨而運偶艱難旋屬盜據官闈毒流士庶震驚宗廟沸
蕩山川是用勞天步以禳災幸蜀都而罪已伏賴元祖垂
祐靈符降祥垂六字之明文表千年之聖祚今則果潰元
惡爰收九重指鳳闕以非遙返鑾旂而有日臣虔奉綸旨
精按科儀投玉版以陳詞潔金壇而備醮伏冀羣真効祉
大道垂休蕩邪烝於六天掃妖氛於九有保安社稷永息
兵戈卽仰荷大道覆育之恩

鄭愚

愚番禹人咸通初官監察御史商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召
爲禮部侍郎掌嶺南西道節度使終尚書左僕射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
不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
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曠
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
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厯無所用其數
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

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喧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卽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踣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皆是時之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谷不知其嵐幾千百重爲熊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樵叟不敢田從也

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僑足背闕來游菴於翳蒼非
食時不出淒淒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
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
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猶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
以其有生之厚也且死生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
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
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
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
茲爲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

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爲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職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與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

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卽窆於
大瀉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
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
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諡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
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其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
詔加諡號及墳塔以厚其終豈達者所爲耶噫人生萬類
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
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
嘗時餉厯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讐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

夢以耽沈之利欲投老朽之筋骸餐飯既耗齒髮已弊又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形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概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彫氣乏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

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况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來知予學佛求爲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旣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爲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旣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

始迄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立其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日嘯猿又啼雨槭槭風
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一晏
坐千餘旬去無疎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
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
慮陳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熒我不
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
要卽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元哀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

其愚算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棄知
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卽安少思慮簡悲歡
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
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眾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
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
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事
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動便
是莫狐疑其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一日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程晏

蕭何求繼論

工器解

設毛延壽自解語

齊司寇對

祀黃熊評

窮達志

內夷檄

李綽

尚書故實序

昇仙廟興功記

裴贄

請祧順宗奏

盧說

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制

吳蛻

鎮東軍監軍使院記

孟昭圖

請對不召極諫疏

王說

對戶絕判

對三公佩刀入閣判

郭應圖

請定國學明經額數狀

鄭璘

授王搏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授錢鏐潤州節度使制

授李繼密山南西道節度使制

授安友權安南節度使制

皇帝第八男祕第九男祚第十男祺封王制

授李鋌邕州節度使制

王搏

命錢鏐討董昌詔

韓運

靈碁經後序

陽坤

洞清觀銅鍾款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一

程晏

晏字晏然乾寧中進士

蕭何求繼論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艱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謚其爲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淳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淳淖之汚寧顧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

後知淳淖之污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
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
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泠水也
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
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
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污愈於秦之渴不
知牽於清泠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
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旣構
矣謂參爲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

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爲廢
作卽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
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己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
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
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爲之論

工器解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
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
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

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己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旣利旣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旣利旣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己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旣利旣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哭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設毛延壽自解語

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

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
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齊司寇對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
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
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
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
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卽
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嚙乎其口甘雖

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
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
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
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而揮之是患小而
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漫其小而得知也景公
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鼯鼠於齊
矣

祀黃熊評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爲厲鬼子產曰繇之神

化爲黃熊，繇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繇爲夏郊，三代祀之，卽掌周禮者存焉。晉爲盟主，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繇若爲天下癘，卽有天子太癘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爲一國之癘，卽有侯東海者國癘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爲夏后繇，有歸祀又不爲癘，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產言崇癘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

吾取之矣黃熊之癘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
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絲厲而爲昏越之
祀哉

窮達志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
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
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
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
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

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內夷檄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强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於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

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卽爲中國之夷矣
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
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
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
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李綽

綽字肩孟吏部侍郎舒曾孫官膳部郎中

尚書故實序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

武多聞遠邁於胥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
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
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
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昇仙廟興功記

夫人道陽教重元妙理考虛無之跡合恍惚之言則有
周靈王太子駕鶴沖天遺廟之所在也綿祀千百與世瞻
依而棖棟傾頽塗墍摧剝肅恭奚展焚醮無歸今河陽行
軍懷州刺史僕射清河張公卽畱守太保相君之令弟游

心衆妙秉志出塵省日費之資出星冠之侶鳩工合力易
朽爲堅扶曲檻於層巒正飛甍於絕巘睟容可久勝事一
新雲路重開庶覩賓天之駕風篁無廢如聞夜月之笙觀
主蘇尊師以克就厥功宜刊貞石謂綽執趙昇之敬沐穰
苴之仁猥命撰詞不敢堅挹時乾寧四年正月三日記

裴贄

贄宰相坦從子第進士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
昭宗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
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畱守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

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請祧順宗奏

竊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
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實今據大常博士李
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
昭宗神主

盧說

說官汝陽主簿

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制

門下十國爲連萬夫是長兼文武之寄居方岳之重握我
兵符疇咨人傑而又東神京襟帶扼衡越咽喉疏五峙之
封疆跨三湘之土壤節制之重東求惟難允叶僉諧爰膺
並命具官李思敬族著山西神交圯上鼎鐘刻伐帶礪誓
盟探義府之根源暢和門之方畧雙鞬小戟承家而猿臂
推奇叔豹季狸濟美而牛頭入夢具官馬殷夙彰奇節素
挺英才究六韜三畧之微得十圍五攻之要誅暴救亂戰
必勝而攻必取安人和衆近者說而遠者來既有勇而知
方善勝殘而去殺並懷仁抱義履信資忠載張四維俱崇

七德或貳戎車之政令寬緩不苛或列雄鎮之偏裨動用
安重使憚嫠懷其惠桀黠畏其威爲我寶臣咸彰嘉績有
以難兄告老憑懇以聞俾諧內舉之誠爰頒試守之命有
以元戎殞喪軍俗上陳言其以得士心可使爲帥姑徇人
欲爰假武符或曾未半朞或始逾星紀皆聞報効允叶陟
明而善守化條克固吾圉綏懷有庶協比其鄰底貢率循
於舊章賦事罔愆於彝制不有即真之命曷明勸賞之文
是用授以旌旄錫之鈇鉞或昇其馭貴啟以邑封洎夫端
揆之崇並壯方隅之寄各竭誠節以奉明恩撫字蒸黎尊

獎王室無窮九貢須布六條咸思不溢之言以謹有終之
戒服我謨訓往惟欽哉

吳蛻

蛻會稽人

鎮東軍監軍使院記

昔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以禮賓客而前史
猶或美之而况元帥太師中書令彭城王之爲藩翰也尊
天子之命廣近臣之署以宣王澤以壯軍威者哉初乾寧
單閼歲叛臣芥視生靈鼠竊位號屏王臣于湫隘而毀徹

其官署以肆暴焉元帥彭城王以大義爲心龔行天討遂平其難帝命兼而鎮之尋詔特進左監門衛上將軍汝南周公以監護之實欲以天子之渥澤而渙汗於三軍也連帥有奇勲殊績忠國利人之大節皆得以上聞以是銘盤盂鏤鍾釜免虛其授受也豈不重歟汝南公駟騎至止軍情大洽彭城王慕其溫雅特加禮焉且曰易有大壯之義詩有斯干之美今奈何以卑庠之棟宇而處天子近臣不營爽塏者乎乃命軍吏揆日經始之去子來之民募宿飽之卒浹旬而材備累月而功畢重門洞開列楹高峙奔者

走者不敢仰視周垣緻密顯敞豐博聞者驚駭見者貽矐
東廂西序窈窕深邃前廡後軒櫛比星連方塘曲沼游魚
浴鳥異竹奇花藍梢粉葩復有大廈之前木蘭特異盤陰
表丈庇于廣庭越城之中稱爲一絕當前政不軌之際忽
焉彫零逮彭城王之鎮臨也綠葉紫苞載新陽豔雖田家
荆樹未足多焉是知忠孝之感通其揆一也彭城王嘗因
醮遊形於歌詠題於屋壁聲在管絃其及物之功皆此類
也越之曩制府兵十有四旅屬郡邊戍皆出其間前賢莅
臨猶或逗撓今一府之內控弦十萬朱旗絳天長戈雪野

揮汗則雨驟吐氣則雲舒而汝南公以溫恭沖澹之德和煦之以貞正廉平之道矯厲之使三軍之士咸得其歡心及考秩向滿連帥惜其去拜表乞畱中外美之於戲自兵興以來歲踰二紀唯彭城王以忠孝之節罄翊戴之心連定金陵再清鏡水絕孽牙之本覆祆偽之巢而復以國家經費爲憂勤修職貢航深梯險道路相望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當朝廷多事之際天帑充給實有賴焉天子以是獎殊庸超賞典授雙節帥兩藩製衣以頒之鏤金券以錫之復加定亂安國功臣所以昭異數也汝南公嘗從容謂左

右曰當今海內竭忠誠著實効於國者其吳越之邦乎抑有由也昔武德初巢國公爲佐命功臣逮今二百八十載其裔孫復爲定亂安國功臣豈偶然哉在我朝之創業也有巢國公佐焉其中興也有彭城王輔焉所謂世濟其美代不乏賢仲尼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之謂乎汝南公深識而遠慮博古而該今皆此類也夫如是豈止護強軍宣帝命而已是將入輔宸極致君堯舜外有彭城王之糾率羣后尊獎王室海內欲求不治其可得乎蛻以不才謬塵賓介奉命紀述誠慙陋蕪庶幾勒貞珉永鴻烈用傳於

不朽以繼奚斯之頌云時天復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癸卯記

孟昭圖

昭圖僖宗朝左拾遺以論宦寺專政田令攷矯詔謫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沉之於墓頤津

請對不召極諫疏

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

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
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
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
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勅使文宗時官中災左右巡使
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
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

王說

說天祐時人

對戶絕判

景身死戶絕資財將沒官出嫁女請除葬外悉收之叔復請分所由不決仰斷

景忝彼齊人生此王土逐什一之利既富家財服畎畝之勤方編戶籍旣而溘先朝露遂卜佳城遠日新封已供葬備昔時餘業可議官收相彼薄言將分厚產且弟惟同氣女有從人鳳兆于飛旣歸他族鴈行以序自合保家繼絕請從於叔今論財難專於女也以茲丕蔽庶叶其宜

對三公佩刀入閤判

乙爲三公佩刀入閤門下監門不覺法司論罪

俱至死辭云錯誤請減議論法司執云君上之
前不容有誤議之則可減之則非

宸居宅中元輔就列蘭綺襲固必表九重之尊槐位辨官
以崇八命之禮旋觀彼乙從事於斯當竭奉上之誠翻畜
不祥之器未聞擒敵徒有孟勞之寶踐一作榮班遂得

呂虔之贈况趨於清切佩以周旋誤作匪宜入閣固當伏
罪守之不謹監門自可論辜請從司敗之科以戒事君之
旨徒云議貴須正刑名

郭應圖

應圖天祐三年國子監生

請定國學明經額數狀

伏覩今年六月五日勅文應國學與諸道等明經一例解
送兩人者應圖等早辭耕稼夙慕詩書自拋鄉邑之中便
忝國庠之內棲遲守學輒軻於時未_闕昇進之期卻抱減
退之患苟或諸道解送監府同條實謂首尾難分本枝無
異伏請聞奏俾遂渥恩

鄭璘

璘字華聖宰相從讜子黃巢之亂依泉州刺史王審邽

授王搏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門下天之四序運造化以成功王者萬機仗輔弼而興理
豈獨安危斯在實以職任是資所以發于三光凝其庶績
則何以迭升崇秩兼陟總臨況夫國用殷煩財力未贍允
佇開張之術盡繫通變之方屬我名臣遂行寵渥扶危匡
國致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瑯琊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王搏地華簪紱闕盛公
台分秀氣於嵩高襲殊祥於淮水秉四科之全德危百行
之貞規夷玉在懸能發希聲之妙良金若礪自標大用之

能夙振嘉名具揚清貫右坡演如綸之職左戶貳版籍之

司望實旣光夢卜斯得見陳平之知任

闕三字

識元禮之

令稱委持衡朕以運屬多難羣經欲舉便殿每召前席與
言山甫之秉小心見稱風雅陽山之有大體雅重絲綸藹
吉上才冠彼前古今以將圖興復克集事功宜付繁難以
表優異是用踐黃樞之峻級總青簡之刊修特以貨泉資
其良畫於戲蕭何掌輓運之柄在漢爲功名夷吾通輕重
之權致齊垂霸業繫展匡時之道佇成富國之謀勉膺寵
靈服我不訓可門下侍郎依前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監修國史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功勳如故

授錢鏐潤州節度使制

門下登壇命帥俾宣力於四方暢敷戎車付機權於十乘
鎮于列土委茲誠臣所以功著者寄崇勞大者賞厚由是
兼膺將領迭擁戎旃爰稽至公遂行殊渥某官凌霜勁節
溢匣奇鋒功成不居卑以自牧分山西之秀氣將稟威稜
讀圯上之偏書洞知韜畧名齊飛將績茂冠軍自撫藩條
綽聞政理法去滋彰之弊人稱勞來之安蔚然風聲遠陳
謠詠昨者董昌輒生狂逆顯負恩榮既署官僚復更正朔

自稔貫盈之罪敢憑城社之安謂天網之可逃宜有土之
共棄悖慢之狀遠邇咸知鏐于此時獨奮忠節掃橈槍之
巨浸清沴氣以無遺爰整干戈竟開城壘捷書上獻殊庸
卓然且思勸善之文遂舉疇庸之命是用益其疆土盛彼
旌旄增鏡水之名封兼金陵之奧壤合此重寄殷爲大藩
風煙載嚴控制甚廣允暢萬夫之望彌張列郡之雄我所
報功斯謂格寵爾當勿私彼教每每務謐寧偃戢兵戎拊循
彫弊動體安人之本自成樂土之風獎任益崇鎮臨攸重
勉承明訓往惟欽哉

授李繼密山南西道節度使制

門下朕以恭己視朝詳理興化對山河之美必念功臣聽
鼙鼓之聲每思良帥況其華陽奧壤黑水上游提封遠振
於三川列郡豈惟於千里爰授勳畧往膺撫綏斷自朕懷
允符僉屬某官深沉曠度果敢知名秉義向公服於吏事
披堅執銳振彼軍功奉國勵心以身率下暑不張蓋惠若
投醪刺隴坻而師必樂隨鎮洋川而人皆自便卓然威重
洽乃風聲今以梁漢之間撫理是切允思安乂諒屬智能
既習俗以不遷睠寵章而宜舉况爾伯父鎮於是邦舊愛

尚畱承家益美想彼下車之後必聞蒞政之方爾其蘇靖
蒸黎務勸耕織謚寧封境謹奉詔條致我巨藩成其樂土
不改三公之貴用光十乘之權厥惟欽哉勉承嘉命可權
知河陽節度使觀察畱後特進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隨郡開國子食五百戶

授安友權安南節度使制

門下朕以伯侯之崇列於藩翰旌鉞之寄屬在忠勞況其
俾奉詔條佇乃聲效宜洽念功之典用資撫俗之才具官
安友權學奧六韜術探三志得子玉理兵之要有少卿養

士之心自屬艱難勉勵誠節侍衛之勞既著星霜之志靡
渝載陟周行益恭環列校其勲績宜舉寵靈乃睠海隅地
聯越俗每思封部尤在撫安往分瑞節之榮更益公台之
重爾當奉茲七德睦彼四鄰夙夜以勵武功周旋以修軍
政成于樂土副我朝恩勉服訓詞欽承厥命

皇帝第八男祕第九男祚第十男祺封王制

門下昔者明王臨御之理立德於至道茂緒于惟親朕嗣
守丕圖祇若鴻訓未嘗不稽古以建于邦家勵精以奉我
皇唐之宗祖况洎漢而還封冊之重抑有前典煥乎彝章

當知子之敢私亦內舉之良媿第八男祕粹和包美謹厚
自居踐禮樂之德文備詩書之義府第九男祚生而向善
夙賦好謙克明教導之風蔚有端莊之質第十男祺後星
表潤甲觀呈祥妙彰岐嶷之姿雅得聰明之性而又並標
嘉器皆稟溫文慰沃且多寵數宜舉爰擇重地式崇其名
於戲恭乃修持服諸訓順俾成磐石之固允膺典禮之榮
勉樹令徽各欽休命祕可封景王祚可封輝王祺可封祁
王

授李鑑邕州節度使制

門下漢之上將或委登壇古之萬夫用期觀政所以典禮
素難于方面僉諧遂舉于寵章我有勲勞豈恡恩擢某官
某秉節持重抱器謙明既熟戎韜兼通軍志拂青萍之出
匣百鍊無前整紫燕之追風千金莫對感激而雷霆助順
訓齊而貌武增雄爰自先朝薦逢多難功烈昭著金石無
渝且聞宿衛之忠亦著載馳之効每稽功秩盡瘁十年爰
用陟明嘉于一志乃睠邕部實爲舊藩接服嶺之要衝連
駱越之奧壤付茲重寄翳爾雄才爾當清以臨人和而馭
衆善施條教動慰蒸黎蘇我疲封佇成樂土爰峻保安之

秩式崇鎮撫之名往惟欽哉勿怠丕訓

王搏

搏字昭逸擢進士第累遷蘇州刺史入爲戶部侍郎乾寧
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
撫使錢鏐兼領二浙畱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加司空封魯國公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
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尋賜死藍田驛

命錢鏐討董昌詔

勅門下朕惟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罰飭法哲王垂

以理人是以陽春不可以獨爲歲功仁恕不可以專爲君
德威刑之作其在茲乎朕以渺躬祗膺大寶奉祖宗之丕
訓荷天地之洪休八年於茲一日無怠遜於志者旣求諸
道逆於心者必本於情苟懲戒之不明懼典章之斯廢威
勝軍節度使隴西郡王董昌出於行伍屬遇艱難權握兵
戎位崇將相器纒盈而自覆鼎必折而遂傾因馮生祠輒
有狂謀假陳妖異惑亂邪巫鼓譟危樓僞爲建國不思理
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叢祠妄舉狐鳴之兆賴浙西節度
使錢鏐忠誠憤激壯節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諭之而

不悟次以攻伐之謀盟約脅之而不迴至於率兵直以摩壘雖復假言幻惑止遏克邪終爲閉壁偷安不使束身歸罪是其陰詐猶欲張皇魚戲鼎而雖亦可哀螾拒轍而終爲不率天討有罪魁得而誅其董昌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爾進兵攻討越州城內士庶且多寧無勇敢之徒喜以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三品正員賞錢一萬貫如先有官者超三資酬獎如董昌威制會助妖謀翻然改圖轉禍爲福有所自效者並置不問賞則與之於戲惡殺好生君人令德仗順討逆武夫令猷鳴鼓而攻旣非

獲已奮戈而起亦宜慎諸勿發勿焚無誤無失罔俾觀聽
謂我黷武而勤兵也用告遐邇明正其罪

韓運

運唐末人自稱紫團山叟

靈碁經後序

僕知命之後從宦幽燕值唐祚湮微時歲在辛丑三月中
旬契丹大下圍繞燕城原野之中畧無虛地盡白壤而已
士庶驚駭寮屬惶惑弱子幼婦晨夕不保自是無所控告
遂焚香以靈碁經筮得三上二中二下卦辭云土地平安

無有艱難大宜種作利用往還翌日勾院博陵公郎中召飲因議茲事博陵曰某昨日亦得斯兆是時契丹攻圍轉遍有僧同族始以當家因相慰問又虔祝而筮之前卦復顯至五月救兵不致僕與同輩在昌平縣令周居隱懷來縣令吳湘都押衙趙宗古同宿于守備之所憂援兵來緩因言是經遂衆請虔禱而筮之得二上一中見卦體不全合坐愕然貽歎覽其辭曰以事託人日望其意乃至於今方獲嘉喜事須淹畱終保其志顏曰以其位孤微不能自立吉則終吉但應遲爾至六月危困愈甚僕又請筮之衆

曰休休若得好卦猶不敢仗如更凶惡轉加愁思余自心
口相謂曰但自擲之好卽揚凶則自謀脫命之計由是擲
之依前得土地平安無有艱難之卦至七月九日門徒醫
術士郭彤雲來相省慰僕不在家與諸子共話靈基經之
事復懇祝之擲而成卦亦得土地平安之卦僕因啟願若
免斯難當手書十卷傳於好事者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大
兵解圍乃知至誠感神至誠感靈敬敘其事附於十卷之
後云黨紫圍山叟韓運序

陽坤

坤天祐中官虔州百勝判官知勾判南京縣事檢校戶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

洞清觀銅鍾款識

當縣洞清觀銅鍾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桴擄入峒至天
復元年坤統押將士收破卻復前件鍾將歸本縣緣洞清
觀頃因亂罹多年荒廢切見可封里畫錦禪院未有銅鍾
今將轉捨冀保弟子官榮顯達將卒興隆邑內居人同霑
福利鴻音遠布永鎮伽藍